

四季话语

挖藕

李显坤

小暑前后,荷塘里的荷叶长得密密匝匝,挤得水面都看不见了。父亲说,这个时候底下的新藕该能吃了,嫩得很,生吃最甜。我听了心里痒痒的,缠着他要去挖藕。

父亲扛了一把短锄头,我提着一个竹篮,两个人光着脚走在田埂上。七月的太阳毒得很,晒得脚下的土发烫,我跳着走,父亲步子稳,只在脚底板挨地时皱一下眉。到了塘边,父亲把锄头放下,脱了鞋,先伸一只脚探了探水,然后整个人踩了进去。塘泥黑乎乎的,黏得很,他一踩下去,泥就没了脚踝,再走一步,已经没到小腿肚子了。

“你下来,跟着我的脚印走,别乱踩。”他说。

我学着他的样子,一只脚踩进泥里。泥是凉的,滑腻腻的,脚趾陷进去,像踩进一坨糨糊。我试着把脚提起来,“破”的一声响,脚出来了,带出一团黑泥。走两步我就发现不对劲了,泥底下有硬东西硌脚,不知道是石子还是碎瓦片,疼倒不算疼,就是硌得慌。我不敢大步走,一步一步挪着,生怕踩到什么尖东西。

挖藕要找荷梗。父亲说,底下的藕是顺着荷梗长的,找到一根粗的荷梗,顺着它往下摸,就能摸到藕。我弯下腰,把手伸进泥里。泥很软,手指一插就进去了,摸到一根滑溜溜的东西,圆滚滚的,比手指粗得多——是藕。我心里一喜,赶紧顺着它往两边扒泥。扒了几下,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藕,有小臂那么粗。我想把它整个挖出来,用手去抠,可藕是横着长的,我只抠到一小截,想把它掰断,“咔嚓”一声,断了。断口的地方立刻灌进了泥浆,白藕上沾了一层黑。

“断了就不能要了。”父亲头也没抬,“泥灌进去了,洗不干净的。”

我捏着那截断藕,心疼得很。藕断口处冒着白色的浆液,黏糊糊的,沾在手指上很快就干了,像胶水一样,怎么搓都搓不掉。我舍不得丢,还是把它放进了篮子里,心想回去洗洗总能吃吧。父亲蹲在不远处,两只手在泥里慢慢摸着,摸到一根,就顺着它的走势往两边扒泥,扒到差不多了,两手托着一整根藕慢慢拔出来,又长又白,在塘水里涮一涮,放到岸上。他动作不快,但每一下都很稳当,没有一根断的。

我在水里待了半天,只挖出两根完整的,断了两三根。手上腿上全是黑泥,指甲缝里也塞得满满的,黑得发亮。腰弯久了直不起来,我站起来歇一歇,水面上几只蚊子在耳边嗡嗡叫,我不敢松手去拍,一抬手就在脸上蹭一道泥印子。

太阳西斜的时候,我们收工了。篮子里的藕有六七根,大的大,小的小,泥糊糊地堆在一起。父亲蹲在塘边洗脚,泥水顺着他小腿往下淌。我看自己一身狼狈,肚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了一道泥印子,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,黏糊糊的。

回到家,母亲把藕倒进水盆里,用刷子一根根地刷。刷干净了,白生生的藕节露出来,节节分明。她切了一截,递给我:“尝尝。”我接过来咬了一口,又脆又甜,水分很足,满嘴都是那股清香味。

母亲把剩下的藕切了,用盐和醋拌了一大盘。晚饭桌上,我嚼着藕片,“嘎嘣嘎嘣”地响。父亲喝了一口酒,说:“这个时节的藕,生吃最好,煮过了就老了。”

后来我去了城里,菜市场里的藕一年四季都有,洗得白白净净的,装在塑料袋里。前几天在超市买了一节莲藕,炒了一盘端上桌,吃着吃着,忽然想起那年,父亲在荷塘里弯着腰挖藕的背影。他的手上、腿上全是泥,像个泥人一样。他递给我那截断藕时说:“断了就灌泥了,不能要了。”可母亲还是把它洗净煮了,那口带着泥味儿的藕,我到现在还记得味道。

时有凉风穿堂过

王同举

乡村的夏天,是被穿堂风唤醒的。屋前屋后敞着水窗,前门正对着平整的晒谷场,屋后有竹篱围就的小院,院内有一棚丝瓜架,架上爬满了嫩黄色的花。推开小院后门,便是一片青竹林。风从稻田上空卷过来,掠过晒谷场,穿过堂屋,攀上院内丝瓜架,又倏地钻进了青竹林中,把满院的烟火气都卷进了美妙的夏日时光里。

外公说穿堂风是贴着地面走的,它是带着地气的,最懂得心疼庄稼人,光着脚丫踩在泥地上,风钻进裤管往上蹿,暑气便顺着颈脖子散出去了。

晌午时分,蝉鸣渐稠,闷热难当。一家人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,穿堂风便跟着我们的脚步溜进了屋子。父亲敞开衣襟,顾不上擦去额头上的汗水,一把拎起搁在堂屋木桌上的水壶,脖子一仰,“咕咕咕”灌下半壶凉白开,水珠顺着胡茬滚落,被风一吹便化作了细碎的凉。我把竹席铺在堂屋中间,仰面躺下时,竹篾的凉意顺着后背爬上额头。风一阵阵漫过来,越过门槛,把门口的竹帘卷起又放下。阳光从竹帘缝隙间漏下,在地上跳起了方格子。分不清是风带着阳光走,还是阳光在追着风儿跑,恍惚间,我便被凉爽的穿堂风裹进了梦乡。

日头刚落下的时候,暑气仍盛。外公打来井水,沿着小院四处泼洒。待泥地里的热气腾腾散尽,外公便搬来竹椅,坐在丝瓜架下看书。我时常陪在外公身边,听外公讲《聊斋》里的故事。风绕着丝瓜架打个转儿,又歇在了外公的膝盖上,轻轻掀起《聊斋》的纸页,把“狐仙夜读”的传说吹得忽远忽近。外公说狐仙常化作一缕清风,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寻找安身的地方,一旦落地,就变成了人的模样,跟人一样种地、读书。我也想做一缕风,飞出低矮的青瓦屋,攀上高空看看云,看看远方的山和大海。我追着风儿跑,伸手去抓,怎么也抓不住,只握住了一把透心的清凉。

入夜,月亮升起来了,洒下漫天清辉。邻里们把竹椅搬到院子里,聚在一起闲聊。男人们慢悠悠地摇着蒲扇,聊地里头的庄稼,聊近期的耕作计划;女人们就着月光微光择豆子,一边说说最近听到的新鲜事儿。穿堂风就在各家的竹椅之间穿梭,裹着这些家长里短,裹着阵阵笑声,把丝瓜架的影子吹得东倒西歪。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玩乐,看谁能抓住从丝瓜架上飘落的丝瓜花,或者拿了蒲扇,追着几只忽明忽暗的萤火虫跑。玩累了,我们就躺在竹床上,看流星在神秘的夜空中划出光痕,听远处稻田里的蛙声一阵阵地漫过来。

穿堂风依旧一年一度地吹过乡村,吹过青瓦屋,而那个裹着穿堂风长大的孩子,如今已离开乡村,做了城里人。住在楼房里,推开落地窗时也会有穿堂风,只是这样的穿堂风里少了泥土味,也没了丝瓜的清香,听不见稻田里的蛙鸣,也看不见举着风儿上下翻飞的萤火虫。那些曾被穿堂风吹凉的夏天,终究是落在了时光的褶皱里。

心灯漫笔

人生如植,守拙成长

侯秀兰

偶然读到一句话:“人生如植,把我们的人生当作一棵植物来浇灌,坦然接纳那份或许繁茂、或许寻常,乃至‘草盛豆苗稀’的生长结果。”初见此言,我心头一震,只觉得分明是变相的躺平说辞。直到偶遇一位基层医生,短短一小时闲谈,竟让我读懂了“人生如植”真正的深意。

踏入诊所,混杂的药香与淡淡的消毒水气息扑面而来。医生正低头细心整理中药柜,动作轻柔娴熟。听见动静,他抬首浅笑:“随意坐,喝杯水吧。”这份朴素淡然,与外界的喧嚣浮躁形成鲜明反差,我心中的忐忑渐渐平复。

“您当初为何选择行医?”目光掠过身后整齐排列的药柜,我好奇地问。他环顾四周确认暂无等候的病人,缓缓落座,说起过往时略带腼腆:“我的经历十分平凡,只怕你听来乏味。我生于1977年,母亲是镇卫生院的护士,年少时全家居住在卫生院宿舍。”

在入学之前,卫生院狭小的院落与楼宇,便是他和伙伴们整日嬉戏的天地。看惯了医护奔波,病患往来,他并未觉得特殊。彼时乡间同龄孩童多需随家人下地劳作,风吹日晒,相较之下,无需务农的自己已是十分幸运。

父母时常叮嘱,安稳的生活、傍身的医术实属难得,定要懂得珍惜。那时他便知,若无一技之长,便难以适应世事变迁,更无法安身立命,亦知天资平平,却有着不肯懈怠的韧劲。凭着这份踏实笃行,他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医专业,苦学7年,从卫生院见习到中医院实习,跟随师长潜心钻研,历经层层考核,顺利考取医师资格,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。

“从学医到独立坐诊,有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?”我接着问。他微微颌首,“自然有过。”年少时,他满心崇敬医者这份职业,可真正独当一面才知晓,现实远非想象那般美好,从业初期心理压力极重。师长反复告诫我们,行医容不得分毫差错,唯有专注坚守,方能患病祛除病痛。

初上岗时,面对心梗、内出血等急症,他内心惶恐,虽第一时间求助前辈,却仍要在支援抵达前强迫自己冷静施救。他深知生命至上,也明白自身医术尚且浅薄,唯有不断学习、反复实践、积累经验,慎思笃行,方能精进。此后每接诊一位病人,他都细致问诊、深究病因,斟酌药方、配伍用药,遇有疑惑便虚心求教,旁人提及的验方也会仔细比对钻研。日复一日,勤学笃行已然成为习惯。

“您平日里工作时长多久?”暮色已至,诊所依旧有病人往来。他答道:“早8点到晚9点半,遇紧急病患忙至深夜亦是常态。”从最初镇医院派驻医师,到站点改制后自营诊所,一晃二十余载。他深知工业区务工者谋生不易,大多只有闲暇之时方能就医,因此始终坚守守候。收费亲民,顾及工人生计,时常只收取药材成本。长年相伴,医患之间早已生出深厚信任。

这份纯粹的坚守与善良,令我心生动容。“对未来有何规划,如今的生活,是否是年少期许的模样?”他淡然一笑:“未曾空想远方,只愿做好分内之事,尽心照料每一位病患便足矣。”他坦言世事多变,踏实守好本职,内心方能安宁。他说,待到年过花甲便会退休,年岁渐长,感官身手不复从前,唯恐行医出错。师长叮嘱的慎思守矩,不容有失,他会坚守一生。

他自认只是扎根工业区的一株平凡小草,无耀眼光环。可正是这份恪守本心、持之以恒的自律与坚守,让他在基层方寸之间,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原来真正的安稳,从不是躺平懈怠、止步不前,而是在选定的道路上扎根生长、默默耕耘。

他未曾拥有世俗眼中的繁华荣光,却以一生守护乡土,坚守医者初心。这便是“人生如植”最真切的注解:守初心,笃行路,慎始终。